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特别奉献

记录被忽略的历史

——二战以后日本在华遗孤和他们养父养母的真实命运

主编 梁建增 副主编 朱波 张羽 执行主编 张向东

记录被忽略的历史

33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记录被忽略的历史

——二战以后日本在华遗孤和他们养父养母的真实命运

主编 梁建增 副主编 朱波 张羽 执行主编 张向东



A10274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录被忽略的历史/梁建增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9

ISBN 7-04-011455-0

I. 记... II. 梁... III. 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 IV. 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5311 号

记录被忽略的历史

梁建增 主编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09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传 真	010 64014048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8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0 000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与松花江的对话（代序）

敬一丹

2002年8月15日，我面对着镜头，身后是松花江。

江水流着，我说着。在松花江边，很容易让人想起《松花江上》。这首歌在抗日战争时期唱遍了长城内外。它道尽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也激起了无数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这里是方正县，就在松花江的南岸。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万多名日本难民聚集在这里准备回国。但是，严寒、饥饿、疾病使得他们再也走不动了。五千多人死在这里，还有近五千日本遗孤被中国家庭收养。松花江边的这片土地，是一片爱恨交织的土地。

江水流着，好像在问，你是谁？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的？

我是一个东北人，就生在松花江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给全中国带来灾难，东北的灾难更深重，东北人心里存积着更多的东西。我父母童年少年的记忆里有一个阴影，这就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恶行。我母亲的亲叔叔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九死一生跑了回来；我老爷装扮成残疾人，才躲过一劫；而他们的邻居却不知被抓到哪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父亲上学时，被迫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留下很多屈辱的记忆。我曾以为，年过古稀以后，老人家会淡忘了那些记忆。其实，他是忘不了。我陪他去吃日餐，当“夫妇罗”摆到餐桌上时，父亲说，我在学校时就吃过这个日本菜，学校还强迫学生唱日本歌，说日本话。没想到，一道菜勾起了他的记忆，他闷闷不乐，没有吃好那顿饭。我不知道父亲眼前又闪过了什么情景。但是我知道，那情景、那记忆，都是刻骨铭心的。

几乎所有东北老人的老故事里，都有这样的阴影，他们的孩子了解那段历史不仅仅是从书本上读到的，也是从那阴影里感受到的。巧的是，我们中央电视台四人摄像组中，就有三个人是东北人。虽然我们分别生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心理准备来面对那段历史。

你最初接触日本遗孤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次听说日本遗孤的事情是在1972年的秋天。当时，我在松花江边的小兴安岭林子里当知青。下雪的时候，林场里有一个伐木工人带着妻儿走了，说是回日本，说是当年“开拓团”的后代。我听得糊里糊涂的，弄不清“开拓团”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弄不清他们为什么那个时候才回日本。那个人看起来和中国人一样，一点也没有日本人的模样。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正是在那一年，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没想到，三十年后，我会有机会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的特别节目。而那个林场的对岸，就是我此时所在的方正。这世界是大呢，还是小？这时间是长呢，还是短？

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期待着哪些人来听那久远的故事呢？

年轻人，年轻人更爱明天。然而，不知昨天，能看清明天吗？面对那些年迈的日本遗孤和更年迈的中国养父母，我感到，我们的采访是抢救性的。那白发、那皱纹、那断断续续的思绪，那越来越吃力的表达，就是在提醒我们，也许明天，我们就不能面对面地听到他们的讲述了，那将是历史的遗憾。我们今天的记录和传播，是为了年轻人能有机会从这些真实的故事里感受历史，这历史的记忆不该褪色。

日本人。我们记录和传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悲剧。无视真实的存在，就可能带来悲剧的重演。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灾难，也给日本人带来灾难。看一看，这片爱恨交织的土地怎样养育着曾经是自己敌人的孩子？看一看，战争给人们带来多深的伤痕。

战争远去了，它不该再来！

松花江缓缓流去，带走了我的回答。

2002年秋

目 录

与松花江的对话（代序） 敬一丹

第一部分 历史感性的平面叙述

003 没有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

——采访日本遗孤今井学（中国名金学玉）

003 永生难忘养育恩

——采访日本遗孤远藤勇（中国名刘长河）

025 晚年我要陪着妈妈

——采访日本遗孤新井花子（中国名郭新华）

034 被中国儿子赡养的日本遗孤

——采访日本遗孤大冢满春（中国名张万树）

042 跨过鸭绿江 逃难到中国

——采访日本遗孤长白三姐弟

034 不堪回首的往事

——采访日本遗孤佐佐木邦雄（中国名张玉才）

059 我的中国心

——日本遗孤立花珠美（中国名乌云）自述

081 我的根已深扎在中国

——日本遗孤山木濑子（中国名陈桂芳）自述

059 忘不了中国妈妈

——日本遗孤久保和男（中国名杜青林）自述

090 我们都要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日本遗孤户岛一行（中国名刘万才）自述

025 难忘真情

——日本遗孤吉田英行（中国名芦永德）自述

111 苦痛的记忆

——日本遗孤羽贺君枝自述

116 我想我那闺女

——日本遗孤田中村子养母陈桂芝自述

122 此情可待成追忆

——日本遗孤不働美千子养母郑桂兰自述

129 一位可敬的老人

——采访日本遗孤新井花子养母马凤琴老人

144 往事如烟

——采访日本遗孤青山百惠养母李淑贤老人

第二部分 历史理性的深度表述

153 被忽略的历史

——东北地区日本遗孤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演变 曲晓范

153 记录历史的剩余

——二战以后日本在华遗孤的真实命运 张向东

第三部分 关注的目光

111 回到日本的在华遗孤

204 日本厚生劳动省对日本遗孤问题的态度

209 日本媒体对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的报道（节选）

212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日本在华遗孤表示关注

213 中国红十字会对中国养父母生活状况的关注

——采访吉林省红十字服务中心李志宏主任

219 日本遗孤叶落归根（人民日报海外版）

221 日本养子，还记得你的中国妈妈吗？（新文化报）

224 中国女寻亲日本（环球时报）

232 部分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简况

240 后记之一：东北行过 刘 凯

212 后记之二：不容忽视的复杂问题 张向东

第一部分 历史感性的平面叙述

没有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

——采访日本遗孤今井学（中国名金学玉）

采访者：中央电视台记者 刘凯

被采访者：日本遗孤今井学（中国名金学玉）

今井学（金学玉）小传：今井学，日本遗孤。1943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45年在吉林省长春市被中国养母韩大娘收养。1989年回日本寻亲并且定居日本。他曾经是中共党员，原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记者：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金学玉（以下简称金）：我今年五十九岁，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十六年。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日本遗孤的，是您母亲亲口对您讲的吗？

金：1973年，我刚好三十岁，当时组织上把我列为党员的发展对象。在我向组织写汇报材料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妈妈将我叫到她身边，那个晚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我妈妈对我

说，孩子，听说你工作很积极，各方面都很上进，你快要入党了，咱要向组织说真话，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日本遗孤。

记者：您当时听了相信吗？

金：当时真是不敢相信。因为从我记事开始，我就一直是和妈妈生活在一起，我们母子间从来没有有什么隔膜。我也没有什么叫妈妈伤心。妈妈怎么突然对我说我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呢？我不相信。于是，她就将当年领养我的经过说了。

记者：当年她为什么要捡个日本的孩子做养子？

金：这说来就话长了。我们金家是一大户人家，我爸爸是老大，有两个弟弟，还有两个妹妹。当时一家人都住在一起。偏偏我爸爸得了抽风病，没有生育能力。那时二伯、三伯都结婚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妈妈也希望自己有个孩子，因为爸爸不能生育，所以想抱养一个。我妈妈想，要人家的孩子总不是办法，借更不行，长大了还得还给人家。1945年8月，日本人战败。我的一个姑父就对我妈讲，在日本逃亡的大营里头，有些带不走的孩子，非常可怜。要是行的话，就抱一个这样的孩子。养大了就是自己的儿子，因为年纪小，什么也不懂，什么也记不着的。我妈一寻思，这话没错。就这样，几经周折，1945年中国光复之后9月份的时候，我妈就和我姑父来到当时日本人的大营，从一个日本人的手中将我抱养了回来。那是长春南广场珠江路旁边有一个叫做永名馆（译音）的地方。妈妈说当时包在我身上的是一件破旧的日本黄军装。据说当时将我送人的那个日本人不是我的亲人，我的亲生父母是死是活没有人知道。

记者：当您知道自己是日本遗孤，您的母亲不是您的亲生母亲的时候，您跟母亲的感情和关系有什么变化了吗？

金：没有。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我对我母亲的感情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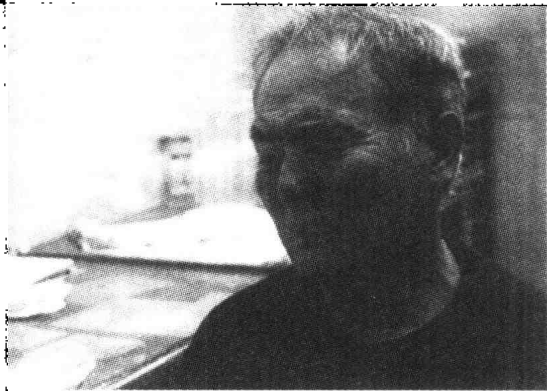
了。我母亲这一辈子养我太不容易。(哽咽)

记者：您母亲一定对您特别地好吧？您还记得解放前后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时的情况吗？

金：我母亲对我真是特别地好。老金家是一个大户人家，二十几口人在一起生活。因为我妈是老大，另外父亲又有病，爷爷奶奶又都年纪很大，所以呢，家里开个小饭店啥的，都由她来承担，来维持老金家这些人的生活。一直到二伯、三伯他们都找到工作了，才分开，那时妈妈负担才轻一点。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是解放战争的后期，当时长春很乱，吃粮比什么都困难，要吃个苞米面窝头得用现在一块金条买。很多的人都饿死了，当时我家里也有人饿死了。我当时能够活下来，全依仗着我妈妈的保护，我妈妈像保护自己亲生儿子一样保护我。长春解放后，解放军进城。到处都很乱，汽车呀什么的，到处都是。我当时只有五六岁大。我贪玩，玩着玩着就走丢了。老妈急得直上火，贴了各种告示，求这个求那个，到处找我。幸亏当时的警察署把我收下了，又看到我母亲贴的告示，就把我送了回去。我妈看到我时抱着我就哭了(哽咽哭泣)，我也哭了。没有妈的孩子真苦呀。还有一次，就在我走丢后不久的一天，过马路的时候，遇到一辆汽车，把电线杆撞倒了，就把我给砸了。当时我的两条腿都不能动了，奄奄一息。当时把我妈妈着急得要命，她背着我来到了长春市的医院进行急救、治疗。我足足在医院和家里躺了半年多，才慢慢地恢复走路。直到现在我的腿上还有十一个针眼，非常明显。左腿要比右腿大约要短三厘米。在那种生活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像我那么重的伤，能活下来都很幸运了。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现在。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可以回日本的？

金：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我母亲就听日本残留妇女说，日



回忆起往事，金学玉泣不成声

本遗孤可以回国探亲，我才知道可以回日本探亲了。

记者：当时您母亲同意您回国探亲吗？

金：我母亲是一个心胸博大的人，她支持我。她说，如果你能回去，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找到真正的亲人的话，这一辈子也活得明白。从她的角度来讲，也是没有白疼我，对得起我了。我妈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支持我去参加日本孤儿归国探亲团的。我得到老母的关爱，那是怎样的关爱呀（哽咽哭泣）！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回日本的？

金：1989年。

记者：回日本之前是怎样的心情？

金：心情很是沉重。因为在长春，有辛辛苦苦养了我一辈子



金学玉的养母与金学玉的儿女们



金学玉与养母在日本

的老妈，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和多年工作的同志。舍不得呀！走的时候，我是从长春乘火车先到北京，再从北京乘飞机到日本。我妈妈还有我的亲戚朋友、单位的同事，都到火车站去送我。当时我有三个孩子，老大成家了，老大、老大媳妇还有孙子就留在国内，跟他奶奶做伴，我带着老二和老三走了。我跟我妈说，我带孩子过去看看，生活安定了，就把你接过去。我妈却还是不放心我，怕我受委屈。后来等我在那边安定下来以后，就把我妈妈接了过去。第一次她待了有一年多，待不住了，因为语言不通。后来又去了一次。我妈年龄大了，病得也很严重，她说不能死在日本，说啥也要回中国，死也要死在中国，我不放心，就让我老伴回中国照顾她。我舍不得她呀（哽咽）！

（张向东 编辑整理）

永生难忘养育恩

——采访日本遗孤远藤勇（中国名刘长河）

采访者：中央电视台驻日本记者 孙宝印

被采访者：日本遗孤远藤勇（中国名刘长河）

日本遗孤远藤勇（中国名刘长河）小传：远藤勇，1940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后随父母作为“开拓团”家属来到中国黑龙江省依兰县。1945年5月其父被应征当兵。日本战败后，一家人从依兰经过方正转到哈尔滨回日本，但是逃亡途中，惟远藤勇和他的叔叔幸存，其他亲人尽失。后远藤勇被中国养父母收养。其养父母供其读书一直上大学。“文革”中远藤勇被下放。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其与日本亲生父亲取得联系，回日本定居。回日本后，远藤勇不忘中国父母的养育之恩，在黑龙江省方正县修建了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

记者：日本战败以后，“开拓团”开始有人往日本逃亡了，当时的情况您还有印象吗？

回答：逃亡的时候，我已经五岁半了，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我记得我爷爷，匆匆忙忙到家，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放

在马车上，大家就开始一起逃亡了。当时我父亲已经应征到军队去了。我们的“开拓团”是在依兰县，从依兰县向哈尔滨那个方向走。那一年的雨水很多，所以几乎每天都下雨，老人，还有像我一样大小的孩子很多，还有比我更小的，所以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而且当时比较好的路也不敢走，常常走山里。从依兰县往哈尔滨去的时候，山挺多的，上面经常看见苏联红军的飞机。

记者：后来怎么跟家人走散的呢？

回答：当时路两边军队的车经常翻了，死了很多人。而“开拓团”里的老头儿老太太都被留在路边。等走到方正县的时候，已经很冷了，松花江都已经结冻了。再往前走呢，苏联红军给截住了，不让我们到哈尔滨去，所以只好在方正县的收容所停下来。这一路上死的人有我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姑姑，一个妹妹，都在路上死了。

记者：是病死的吗？

回答：可能是吧。老人呀、孩子呀，在路边死的人很多很多。我们这一家人逃亡的时候，是分成两组，我爷爷奶奶和我姑姑这是一组，听别人讲，他们路上陆陆续续先后都死去了；我们这一组，我妈妈、我叔叔、我妹妹还有我，走得比较快一些，所以我们这一组到方正县的收容所就停下来了。爷爷奶奶和姑姑那一组的人连收容所都没有走到。如果中途和家里分散的话，不是活着分散的，就是死着分别了。当时的收容所有传染病蔓延。很多人陆陆续续地得了伤寒病。这个病那个病的，死了不少人。我妈妈也是得病死的。到最后，就剩下我

远藤勇和亲生母亲的合影



叔叔和我。我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估计当时已经是在西伯利亚了，苏联红军把战俘都押解到西伯利亚去了。

记者：那您是怎样被中国养父母收养的呢？

回答：是我的中国养父母到收容所来，在里面转了一圈，看到了我，他们就对我的叔叔讲讲，要收养我。我叔叔当时没有同意，说要死就一起死。后来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说与其死了，还不如救这个孩子一条命。在别人劝说下，他才同意了。当时他的岁数也不比我大多少。我是五岁半，他比我大十岁左右吧。

记者：当时您的叔叔也只是一个少年？

回答：十五六岁左右吧。

记者：他呢，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回答：他把我给了养父母以后，就在方正县托人给他找了一个工作，去劈柴火，就不至于在收容所死去了。他干了几个月，有出路了，因为人家给他一些工钱，他用这些钱和那些活下来的人又继续往前走。听说在哈尔滨，他又干了几个月的活。到了1946年的秋天，他就从哈尔滨到大连，从那里坐船回国，就那样回到了日本。

记者：跟您叔叔分开后来有没有见过他呢？

回答：分开以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您是怎么跟养父母走进他们家的吗？

回答：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之前，我的养父到那个收容所去了好几次，他在里面转了好长时间，常在我和我叔叔跟前停下来，有时拿一些点心来放下，有几次呢，还拿来自己家用黄豆和胡萝卜做的、像咸菜似的吃的给我们。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中国人和一般的中国人不太一样。

我记得在那时已经是没有吃的了。因为12月、1月份的时